

# 西 部 文 抗

期三第 · 卷一第  
( 錄 目 )

刊 月

中尉夫人(小說)	斯因
入伍後(散文)	石蘭
殘 痕(小說)	逸雲
租 屋(小說)	周佛
新秋夜雨(雜感)	宋寒
詩 夜送共車	周雲
吉爾吉茲	胡雲
夏夜月夜	胡雲
抄 憶舊遊	胡雲
我怎樣工作(戰地通訊)	馬成
影於中幾個不同的女性(連篇)	柯錫
洪流(小說)(三)	季子
伊爾布倫(長詩)(三)	斯因
描畫附編	又雲
現實外交(羅谷鎮水田尾子(封面))	聞W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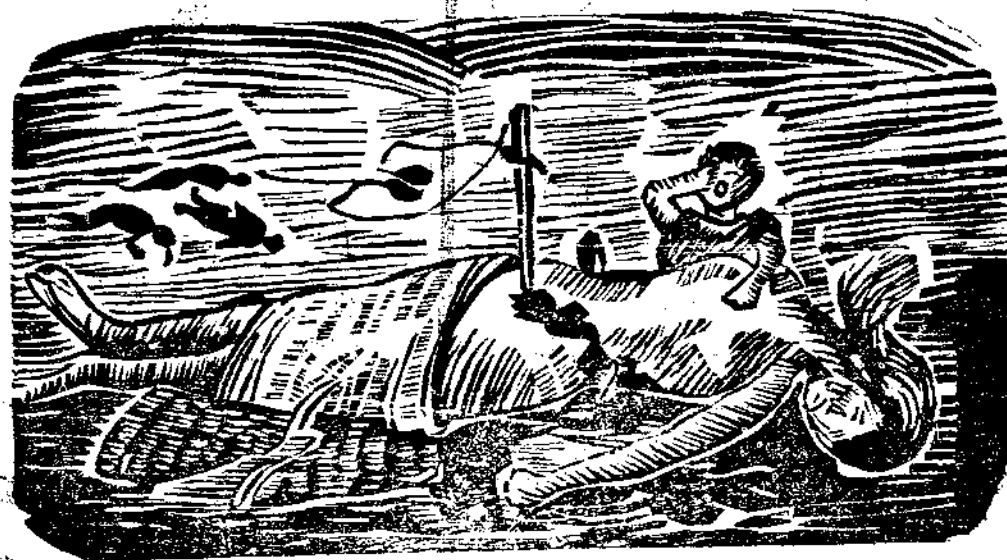
# 3

日十月一十年八廿國民華中：期日 版出  
 分五幣國售零冊每：價 定  
 濤 周 濤 憶：人輯編  
 瘦 汪 雙：人行發  
 社 藝 文 部 西：者版出  
 號七十八街華光都成：址 地



日本強盜殘殺我壯丁

W  
作



仇

又雲作

# 中尉夫人

斯因

車站擁擠得，在空着差不多透不過氣來的候車室裏，在站長的辦公室裏，在月台上，都坐着和站着許多期待火車的乘客，那些乘客，大都是從後方醫院裏把傷養好了重新上前線去的榮譽大隊的隊員，和一些剛從前線負傷下來或負有其他任務要到後方去的軍官和士兵們，他們都在那裏等待着火車把他們運送到前線或後方去。

這是一條可以從後方直達東戰場的唯一鐵路，因為牠佔着軍事上非常的重要性，所以對於軍事運輸方面也特別忙碌，幾乎從這條鐵路上所經過的火車都是些軍用列車，普通客車幾天也難得尚行一次。

每天，從早晨到晚上，一列一列的軍用列車不斷的在這個二等車站上經過，每一列車上面又都是載滿了的兵隊和軍用品。那些凡是在這裏經過的火車，照牠們的習慣總是停一停才開走的，有的也祇是略略停得幾分鐘就開走了，但有的停上幾個鐘頭或者一天半天也不一定就開走，這也是常有的事；在這等火車上面的乘客們，誰都不願意讓自己坐在老是不停止着不動的火車裏面悶氣，他們都迫切的希望能夠快點完成他們的行程，趕快越好，最低限度，也希望載着他們的火車不致於老是

停着不動，無論如何總得要開動的，不管開動得怎樣的慢，一天祇走五六十里也好，這雖然已經是極不合理了，但終比老是停着不動的要強些。然而，如果遇着那沒有一定時間開行的火車上底乘客們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們祇有跳下車站來，希望能搭換另一列火車把他們趕前進去，但當他們發覺所要搭換的火車同樣因種種困難不能達到他們的願望時，他們便被留下來了，因此，這個車站也就漸漸地越見更擠擁了。

現在連車站對面的那幾家小小的飲食館子也擠得滿滿的，有些自然因為得不到火車而感到苦悶的喝起酒來，有些倒也強忍耐似的，祇是坐着談天而已，不過他們仍舊隨時向外面發射着一種期望的眼光在觀察車站的動靜。

在靠近水塔旁邊的一家比較潔淨點的小吃館子裏面，坐着兩個軍官，那是林定邦中尉和他的好朋友李為特務長，他們那種密切的友誼是有幾種關係造成的，一則因為他們是同鄉，二則又因為同在一連服務，並且又都是在去年十二月間同時在荊港方面負傷下來的，這種在戰場上共過患難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他們友好的程度差不多已超過一般的友誼關係，有如手足一樣。

他們同在此地的一個後方醫院養傷也

已經有半年多了，因為最近他們都要回到前方部隊中去，李為就想趁這機會先回到家鄉去看看他那年邁多病的老母，並且決定今天搭火車離開此地。林定邦中尉是特為來同他送別的。

——如果你到了成都的時候，你可以耽擱一兩天，我想成都一定比從前更繁榮了。林定邦中尉開始對他的朋友說：

——那是一定的。李為說道：

——真快呀！想不到我們離開成都足足有一年多了，牠那像少婦一樣嫵媚的房屋，那平坦而潔淨的三合土的街道，兩旁栽着整整齊齊的槐樹和梧桐，我是記得的，高高的枝椏和茂密的綠葉，往往都遮蓋着屋簷的前面；並且，那些別有風味的各種小吃館子，茶樓，……使想起就安逸，在這些地方，就沒有那樣安逸了。

——自然，家鄉總是比別的地方要安逸些，幸虧我們還有家鄉……

——如果像淪陷區域那樣，一切都談不到了。

——那是一定的。

——他們談到這裏，像都感覺着一種意外的念頭突地襲擊着他們的心田，那些像惡夢般的，一幕幕悲慘的景象，又從他們的記憶中躍了出來，因而他們都沉默了，並且像都置身於那種悲慘的畫面之中，親自

看見淪陷區域裏面的同胞是怎樣不幸的遭受敵人的蹂躪；燒、殺、姦淫和擄掠，以及一切卑劣的橫行，這些世界上最悲慘最不幸的事跡，時刻也深印在他們的腦海中，永遠都不會使他們忘記；祇要他們一想起，他們就會切齒的痛恨起來。同時，對於淪陷區域的同胞又不斷的予以極大的同情和系念。

他們是怎樣悲慘的在水火之中過着日子啊！李爲設時又連連地感嘆着。

所以我們要回前線去，林定邦中尉說：我們要把他們搶救出來，這是我們的責任，無可推諉的責任。

如果我不是要回家去一趟的話，我們正可以一同返回前線部隊中去，我們須要在一起爲國家效力的呀！

自然，不過你是應該回家走一趟，這對於你同樣是須要的，但我祇有希望你能够早些回到前線來，我想也沒有別的什麼事情須得使你長久就擱吧，如果眞的這樣，那麼我們一個月以後就可以再見。

一個月以後，也許可以吧！我願我們再見的時候會更快樂。

但願如此。並且我很願意你能給我一些關於她的消息；林定邦中尉略停了一停：你到留都的時候，不妨順便去看看她。

你說是要我去看你夫人嗎？自

然我是應該去看看她的，我一定去看她。

把我的一切都告訴她吧！關於我的情形，你是完全清楚的，你都告訴她，也許她會感謝你。

我一定告訴她。想必她仍然住在她姨母家裏，不過好幾個月都沒有寫信來了，不曉她有沒有搬家？

我想我一定可以找得到她的。那也不錯，因爲她姨母是××女子中學的校長。

並且你以前也曾告訴我，她在婦女界還有相當的名望。一點也不錯。

祇要找着她，我就可以找到你夫人了。

是的，你應該先去找她，她也同我的妻子一樣的賢慧。

這時，車站在隱隱地騾動着，隨即那報道火車將到站的角號也已響了；乘客們又由騾動而熙攘起來，他們都集中在月台的兩旁，並且準備着各人的包裹，等到火車進站，他們就爭着上去。

不一會，就有列火車緩緩的走進車站來，那是從金華開來的衛生列車。

許多的乘客們又一度的感到大大的失望；因爲這列火車是從前線運送負傷的官兵們到後方去的專車，除掉少數的負傷者准許上車以外，其餘的不管是有什麼緊要

的任務，也一概不准上去。每一道車門都緊緊的關閉着。

至於李爲特務長呢？他的傷口雖然已經好了，但他那隻右手仍然用了綑帶吊在頸項上，身上穿了一件像袈裟似的在胸襟上面綴着一個大紅十字的灰色外衣，走起路來總是蹣跚着，他這個樣子，十足的表明了他是有資格上車的，所以他得從容的攀上車去。現在李爲站在窗口，伸出他的手來同林定邦中尉緊緊的握着。

再會吧，朋友！他是那樣熱情而毅然的了。

再會！李定邦中尉悽然的說：他們祇是這樣說了一遍，便都好像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兩對充滿了人生至上的情感的眼睛不住的在他們的前面轉動着，默然相視着，並且相互發射着一種不可形容的光亮，他們差不多都要哭了。

角號又吹響了，接着火車上面的氣笛也連連叫了幾聲，車身在猛烈的朝前推動了一下以後，便慢慢地朝西方開走了。

林定邦中尉一面揮着他的手，一面提高了嗓子向他那將要遠離的朋友喚着：不要忘記了，一定去看看她，告訴她……

李爲特務長也把他的頭部上半身都伸出到車窗外而來，同樣向着那站立在月台上的林定邦中尉揮手，高聲的喚道：放心……

火車漸漸地開動得更快了，遠遠地，

他還看見他的朋友站立在那全被灰色的黃昏籠罩着的車站的一角，似乎仍然在對李為呼喚着最後的一聲「再會」。

一個多月的長途旅行確實使李為特務長感到長遠跋涉的勞頓，同時又因為戰時的交通是那樣的困難，更加使他添上了無限的苦惱和焦心。

他到重慶的時候，整整費了一個月零一星期的時間；那時正是初冬時候，襲人的冷霧和雨絲每天都瀰漫着這個煩囂的山城。天氣雖是這樣惡劣，可是那些繁榮的或是僻靜的街市中，却仍然是那樣的熱鬧。這光景不亞於平時的大都會裏所有的那種繁榮的景象。咖啡館，戲院，彈子房，以及一切華貴和猥褻的娛樂場所，每天都有不少的人們在那裏進出，那些人們，又都是那樣的闊綽、驕傲、安閑和自得，好像已沒有一件事情使他們記起。他們像都忘記了戰爭，忘記了成千成萬的戰士們在血淋淋浴血抗戰的那回事，他們對於那回事全然漠不相關，除掉他們那些喪失了靈魂的軀壳祇知道每天沉沒於麻木的淫樂之中以外。

這些情形，無限的繁榮和淫樂，全都映現於李為特務長的眼前，幾乎使他已不相信他現在是居留在自己的國土裏，因為他曾經有過一種深深的感覺，自己的每一塊國土都曾染滿了腥紅的血迹，所有站立在這些血迹上面的人們都應該是怎樣板着

的為清洗自己身上的恥辱而鬥爭啊！然而，相反的，他們却都出人意外的安閑，他們全然不知道鬥爭為何事，那些血腥的故事故無疑的都給他們很快的就遺忘了，他們祇知道享樂……這情形不得不使李為特務長大大的驚疑起來，甚至又使他極端的痛恨和憎惡。

有一次——當他到達重慶的那一天下午，正下着大雨，他從海棠溪過江來的時候，就被雨水淋濕了他的全身，並且，又因為他在街市中走了好久，都找不着一家旅館或客棧可以住宿，那些店主們不但表示歡迎的替他想法子通融出一點可以容身的地方來，而且簡直是不理睬他，他心裏非常的憤怒，但也無可如何的，他仍然祇有蹣跚在街頭，此刻也不想再找什麼地方住宿了，因為他不願無緣無故的遭受旅館主人的白眼，那確是够難受的。

雨繼續不停的下着。他從最後的一家旅館出來的那條小街上，有一座舊式的公館，那公館雖是陳舊一點，但也顯得那麼莊嚴和富麗。

這座李為特務長因為感到非常的疲乏，同時雨又下得更大，他為了要歇息一下，便毫無思索的在那公館的門框下面坐下來，公館的門是關閉着的，不意他剛剛坐下沒好久，便有兩輛漂亮的包車停落在他面前，隨即就從車子裏面出來一對豪華的中年男女，一眼看見了這位穿得那樣襤褸的軍人坐在他們那莊嚴的公館門前

，似乎使他們非常憤怒，兩對充滿了深惡的視線狠狠的釘着他，雖然沒有說出些什麼使人難堪的話來，但已經使他感覺十分難受，正如旅館主人對待他的態度是一樣的，他也就自覺地，忍氣地，悄悄地走開去了。

當李為特務長走開去的那一刻，那對豪華的中年男女也已經把門叫開了，這去了，但他們進去時仍然狠狠地回頭來對李為特務長望了一眼，同時又狠狠地望了望司關者，聰明的司關者是很懂得主子們的意旨的，於是他就走出門外來，同樣狠狠地釘着李為特務長，並且似乎還要教訓誰似的來教訓他，或者就好像慣常對待乞丐們那種神氣來對待李為特務長，至此，李為特務長已是忍無可忍了，終於，他暗暗地咒罵起來：

——你們這些狗東西啊，你們以為儘可那樣驕傲的來蔑視一切人，你們就算是高貴了嗎？但你們從不去想想你們是怎樣活着的，原來你們都像龜兒們一樣的終年躲藏在黑暗的陰溝裏偷偷地苟活着，你們現在偏會在人的面前驕傲起來，那是怎麼的無恥啊！你們這些卑賤的，毫無人性可言的冷血動物……

李為邊走邊咒罵着，越是咒罵得厲害，越使他切齒的痛恨起來，於是曾經使他深惡的那對豪華中年男女，司關者，以及旅店主人的各種猙獰的臉相也更逼真的浮現在他的眼前了，他的眼睛和鼻孔裏差不

多就要冒火來；誠然他現在是非富的憤  
怒了，甚至比前次在戰場上被敵人射中一  
槍時還要使他憤怒。

——若然這社會全被你們佔領着，這  
社會將成爲怎樣一個怪現象啊！唉！怎  
樣一個呀！難道就是你們一切無恥和罪惡  
的象徵嗎？難道這中間不會有一個人嗎？  
那麼這該是怎樣可怕的世界啊！

——是的，我不能居留在這個地方，  
我應該立即離去。李爲繼續想着：這地方  
不是人住的呀！因爲我是一個天，尤其是

一個有血性的，曾經在槍林彈雨之中生活  
奮鬥，並且剛剛從那充滿了血肉的腥氣的  
戰場中回來的這個人，他必須在那有生  
氣而又充滿了無限的人生的希望的戰鬥中  
生長的呀！

他繼續在雨中行走着。

那天晚上，他就在汽車站裏面的一個  
角落裏過夜，但他想起一切使他痛恨的事  
情，想起了來到後方所給予他的那種驕傲  
和蔑視的印象，他差不多沒有闔過一眼

第二天早晨，李爲便乘成渝一次班車  
到省城去。

本來照車站上的道理說，他是沒有這  
樣便當的就可以搭着車走，事實上也是這  
樣，大凡來往的旅客們至少也得等上一兩  
個星期才可以搭到汽車的。可是李爲却不  
願接受這個毫無法律根據的約束；他相信

他是最喜歡守法的人，而且也是最喜歡講  
道理的人，就是對於這回購票搭車，是完  
全合法的舉動，如果要說不先登記就搭車  
而加以干涉，李爲覺得又是一種含有侮辱  
性的責難，他不得不起而反抗！但他始  
終還是相信他是講道理的，所可奇者，就  
是這些地方的人們像都不容許他講道理。

——你應該知道，這是不行的呀！你  
沒有登記。

當李爲特務長聽了車站辦事員這樣逼  
迫他要他守車的那番話以後，他就會帶着  
譏諷的口吻對車站辦事員說：

——這是在南方拚過命的呢。

也許人們都喜歡受別人的譏諷，車站  
辦事員因爲受了李爲特務長的譏諷以後，  
竟然也准許他搭車了。

所以李爲特務長這次能够立刻搭着車  
走，是特別的，但是也無所謂道理。

車子在濃重的晨霧中開動了，在不斷  
的顛簸和喘息，正像一條病牛走過靜靜地  
田野。公路是凹凸不平的，輪着在那邊闊的  
沃士上面，好像一條金黃色的斑斕帶一樣  
接引到前面的無窮底遠處。一切都好像仍  
然酣臥於朦朧的睡夢中，非常的安靜。

這一輛車子上面，載着有二十五六個  
不同身份的旅客，其中有商人，有公務人  
員，有飛行軍官和女人，並且還有負傷將  
士，自然李爲特務長也是其中一個。不過  
其餘的人物都似乎要比他漂亮些；他在他

們中間，只是個樞樞的現役軍人。

他是在後面最末的一個坐位上，  
像因犯失去了自由一樣的坐在那裏。他並  
不去對每個同伴加以仔細的觀察。有時候  
，因爲車子震盪得太厲害，那些女人像見  
了活鬼般的叫喚。來，那時他才略略向他  
們看一兩眼，但他就覺得四週的視線都像  
利刺般的集中在他的身上，於是他也就不  
願再看他們了。

也許他早就曉得，所有的人都都在蔑  
視他，因爲所有的人都似乎比他高傲，  
這點他也是理解到的；但有一層，他始終  
懷疑着：爲甚麼這些人們只聽在後方驕傲  
呢？他們難道也聽過大砲的聲響嗎？見過  
地球怎樣轉動的嗎？

一個從戰場中回來的軍官，所得到  
後方人士的待遇是這樣，這不能不算是一  
種奇特的怪現象；雖則，李爲特務長並不  
願人們對他像迎接菩薩那樣的瘋狂和熱  
味，但最低限度，也應該給予一些心靈上  
的安慰的呀！然而，相反的，他不但沒有  
得到誰的半點安慰，而且像都對待一個囚  
犯似的來對待他，都板起可怕的臉孔，或  
者還加以令人難堪的唾棄，因此，他對於  
後方的一切，使他感到失望了，並且又使  
他極端的痛心！

——哦，這可咒的現象，奴隸，罪犯  
心理的存在，如果他們這種行爲也算是爲  
了自己的話，那是怎樣的可怕啊！



# 入伍前後

從軍瑣記之一

「槍在我們的肩膀，  
血在我們的胸膛，  
我們來捍衛國家，  
我們齊赴沙場！」

是的！我們都是不願做奴隸的人，都是從敵人的國度裏被壓迫歸來的青年，血在沸騰，心在跳躍，爲了祖國的生存，大家都在千辛萬苦中回到了祖國的懷抱！現在先敘述一點我們去受訓的意義和動機。

在「七七」事變爆發不久之後，一部僑人還認爲局勢衝突，還認爲着可以和平解決；等到「八一三」上海抗戰開始，烽火由北而南的時候，大家才明白了日本軍閥本來面目，和政府當局抵抗強暴的基本國策。那時候在日本讀書的同學們，除了極少數親日派和軍閥的子弟外，（這句話有許多事實可以作證）全都明瞭暗地地被監視壓迫着。爲了復仇，大家都陸續地離開了日本，有的是到了上海，時間遲一點的就繞道至香港再轉回內地，在各處展開了廣大的救亡工作。

政府當局爲了加強抗戰力量，培植革命的幹部起見，在戰爭開始不久後，即有召集留日學生加以短期訓練的計劃。八月初，先後在南京，上海，漢口，廣州四處，

成立了「留日歸國學生服務登記區」，中間雖因交通阻塞，（特別是北方的同學）和其他種種關係，然而到開學時及開學後陸續續趕到的，已超過六百人以上。有的是拋棄了溫暖的家庭，有的是辭掉了優越的任務，只是爲了「抗戰」，大家才天南地北的聚集在一堂，足見政府感召之誠，和同學們救亡意志之切了！

當我們開始編隊受訓的時候，名稱是「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主持的人，就是現任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先生。在當時，陳先生正負着軍事委員會第六部的責任，同時也是中央政治學校的教育長。負全班計劃責任的，是班主任張道藩先生，副主任鄧梯先生，負直接領導責任的，是總隊長郝鵬舉先生。總隊之下分兩個大隊，一個大隊轄三個中隊，另外班本部裏面，還有「教務」，「訓育」，「事務」的組織。

我們受訓的地方，在南京中門外孝陵衛側，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原址，四圍風景極佳，中山陵，明孝陵，紫霞洞，第一峯，都環繞着鐘山的四周。尤其是靠近陵園和靈谷寺一帶，幽靜絕塵，令人流連不忍進去！在初入伍還未正式編隊之前，我常常同朋友們去那兒徘徊遊玩。

在這裏不妨說一說入伍前後的一些故事。

是一個長空無雲，月涼似水的夜裏，一大羣服裝不整齊的少爺兵，（在那時還沒有發軍裝，同學們有穿西服的，有穿中山服的，也有極少數穿大褂的。）在隊長「一二一」的口哨之下，踏出了馬路旁邊的營房，走上距離二百米遠農業實驗所大禮堂前山坡的草場上，六百多人滑着草場，坐成一排，包圍的陣勢，聽總隊長來講笑話。

郝總隊長是河南人，那時才三十六歲，據說他是行伍出身的，十幾歲時在馮玉祥先生部下當一個兵，過後慢慢地升到當師部的參謀長，以後派到蘇聯留學，專攻砲科三年，回國後在陸軍大學二年作教官，一面作學生，在陸軍大學一年才畢業。因為他頭腦清楚，精明強幹，過去在北平時又曾訓練過大學生，所以訓練班將成立時，陳先生特地把他由湖南調了去，他來到此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要用甚麼方法，才能把這一批年齡不同，環境互異，在極端自由生活之下過慣了的人，使他們安心來過那種機械式的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常常像開玩笑似地說：「你們都是留學生，服裝都很高，像

遙樵

我這樣全金板一顆星的人，你們那裏聽得  
起？說不定你們的父兄和朋友當中，還有  
比我這個官兒更大的！」

那天晚上，他用了很巧妙的方法，使  
他從軍生活的經過，同時旁推側擊的講  
了些古今中外名將的逸聞軼事，大家雖然  
坐了兩個多鐘頭，但精神都很愉快。的確  
「他「攻心」的方法算是收到效果了。

十月二十六日，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的一天！

我們本來是十月十七日搬到孝陵衛去  
的，不過那時軍裝還沒有發下，大家都還  
比較的自由，到廿六那天，總隊都下了命  
令，叫全體一律剃成光頭，原因是明天要  
發軍裝，開始作初步的編隊。這一來，有  
些同學可發愁了，雖然大家沒有抱着「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遺訓，  
可是那光光的，長長的，從少而壯，蓄了  
廿多年沒有剃過的頭髮，一但要剃成如「  
赤山」一樣的光頭，心中總有點依依不捨。  
可是，軍隊裏一切事是命令動作，怎能違  
抗呢？結果，在六個理髮師（每隊一個）  
的刀剪齊下之後，不到半天工夫，六百多  
人都變成佛法無邊的「阿羅漢」了！大家互  
相見面時，俱忍不住掩口而笑！  
有一位姓趙的同學，人是愛漂亮的，

「拿破崙式」的長髮，無論在甚麼時候，  
都是梳得明光可鑑。他有個愛人在上海，  
那天，把頭髮剃了後，他心中很悲哀，特  
別檢了一束用紙包好與他的愛人寄去，他  
信中說：

「X！你猜猜看，這紙包裏是包的甚  
麼？就是我的頭髮，就是從前每天都  
被你撫摩過而稱美艷可愛的頭髮！但  
是，現在它與我宣告脫離了，我很珍  
貴它，特地檢了一束寄你，請你也很  
珍貴的把它保存着，作為我們日後見  
面的紀念吧！X！我們至少還要三個  
月後才能見面，你見了它也就如見了  
我一樣！……」

琵琶記上的趙五娘是「剪髮行孝」，  
而他却是「剪髮寄情」，同時恰巧他也姓  
趙，真是古今來無獨有偶的奇事。所以以  
後同學們都和他開玩笑，把他叫着「趙五  
爺」。

在剛入伍的期中，最令人感到頭痛的  
，就是「整理內務」！床要舖得平平的，  
被要疊得方方正正的，就是一雙鞋，一條  
手巾都要把它放得齊齊整整，這些事，在  
過去的舊眼光看來，似乎是婦女們所為，  
而不是男子漢應做的事。可是在軍隊裏，  
內務佔非常重要的地位，把它視為同一操

典一樣重要的功課，我們入伍後，因為  
大家的被單顏色不同，部裏發給每人一條  
白毯，先把被蓋舖平，然後用白毯蓋上，  
於是十多個人一屋的大地舖，都變成一片  
白色，看去的確十分美麗整潔。起初大家  
沒有習慣，覺得很麻煩，但過一禮拜後，  
也就養成了習慣，互相競爭，互相比賽，  
結果還是女同學的屋子整理得好。大家都  
說那是她們天生成的特長，雖然她們曾認  
為是侮辱而提出了抗議。

其次就是一出操了！當着聽見那出  
操號聲響了之後，大家都視若畏途。我還  
記得初入伍時，每天有四點中的操場，而  
在連續的一個禮拜當中，所操的課目，都  
是「立正」，「稍息」，「向左右轉」，「敬  
禮」之類，大家都有點感到厭煩。有位同  
學當時就問隊長，「天天操這些動作幹甚  
麼」？所得到的回覆是：「立正稍息，為  
一切動作的基本，等於你們初學英文時讀  
ABC D一樣。基本不弄好，以後一切動  
作都不會正確的！」

在這裏有一點須得補述而不能遺漏的  
，就是在十一月七日正式的編隊之後，我  
是隸屬於第一大隊第三中隊，一區隊二分  
隊，因為這和以後重新改編有很大的關係



# 殘痕

石蘭

我們辦公室裏，大小職員，一共十個，屈指一算，我們這十個同在一塊辦公，差不多已經半年了。

最初，我們照例很生疏，之後，就漸漸的移熟了。所謂熟，就是說當其公事辦完了暫時沒有事做的時候，在辦公室裏，大家可以不必板着面孔去呆望窗外天空中，或者仰看頭去數點屋樑子的數目了；而可以捉對兒來談談家常，說說笑話，甚至於演說點國家大事。由於這，我們十個的私事，也就漸漸的都互知道了。一部份或者一大部份。

我們這辦公室裏，大概就只有陸同志和吳同志沒有結婚吧！——像這一類的談話，往往是在「昨晚的警報把我跑慘了」或者「我家那女用人又和我們扯拐了」之後，順便提出；假如第一次沒有結果，那一定有人會在第二次的談話當中提出來討論的。因為有男女同志在一起的團體裏，關於婚姻之類問題，談起來總是比較旁的有興趣得多。這裏，我得補敘一筆了：我們這十個當中是男女同志都有的。

的確，誰都會這樣想：我們辦公室裏只有我和那位姓吳的——我們都叫他叫小吳，沒有結婚。因為在我們十個當中，除了我和小吳看起來比較年輕點以外，其餘的年齡都在三十歲左右。有一兩個雖然和

我們相差不多，但是他們在我們這裏面，已經是夫婦職員，當然無討論的餘地了。不過這種想法，是只有一半的正確：因為事實上，我雖然不過二十四歲，八年前，却早已和一個鄉下大姑娘明正典刑過了。小吳呢？那倒是千真萬確的還沒有那樣過；這是我們數次討論過後的正確的結論。

小吳本來也太小，今年才二十歲。自然，二十歲的人，並不一定就不可以有老婆；不過，在我們的眼光中，小吳似乎真的有點還不應該做人家的丈夫樣。由於這，倒真明其妙的暗示，我們漸漸的就把他「小吳沒有結婚」的觀念，轉變成爲「小吳對於這一「道」，根本沒有經驗」了。在每次談話中都沒有碰着這個小傢伙的辯護，於是我們最後不但認爲他沒有經驗，甚至於懷疑到：「小吳恐怕根本就沒有接近過女人！」

是一個夜裏，天空一片漆黑，雖然那微弱的雨點打在芭蕉上的聲音還不大，而風却刮得相當的小。用一句成語來形容，那就是：一個淒風苦雨之夜。

兩個月以前，我已經就和小吳開始同住在一起的這個寢室，平時在晚上九點鐘的光景，裏面就輪着兩個好像白天疲倦待了不起的樣子兩個人了。今晚，由於這一個自然環境的影響，一直到十二點，我們

都還沒有上床。消磨這一段時間的方法，就是談天；最初好像還得談有條不紊，隨後因爲資料的缺乏就瞎扯了，譬如張飛殺岳飛四川張縣長幹職和但澤問題的關係，起大風謹防鞋子漲價等等。

城外的鐘聲告訴我們這確是午夜十二點了，我的精神也已經支持不住，正想爬上床去睡覺，小吳突然很緊張的問我道：

「假使你碰着這種事情怎麼辦呢？」

「甚麼事呀？張飛殺岳飛嗎？我不是已經說過只有勸他們和解，同是漢室忠臣，不要自相殘殺嗎？」我的瞠目真來了，已經不耐煩同他討論這些重複的問題。

「誰在說什麼張飛岳飛！我是說假使她像無故的拋棄了你，你怎麼辦？」

「她拋棄我！那就求之不得，我本來對她就沒有興趣嗎？」我的意思是在說我的鄉下大姑娘。

「喂！你以爲我在談什麼呀！小吳急了：「不要忙睡，讓我們談談！我是說：假使你在萬分困難當中，在精神上振救或者說解放了一個女子，於是你們發生了愛情；但是後來她突然又把你丟下了你將怎麼辦呢？」

「我從來沒有遇着過這樣的事！」我還是在急於睡覺。

「你真老伙！我是說『假使的話』」

現在這樣說吧：假使你對我設身處地的來想，你將怎麼辦？」

「你？」我開始詫異了：「難道你還經過這樣的事嗎？未必未必！」

「你真豈有此理！我爲甚麼不該碰着過這樣的事呢？我看你這傢伙硬是要我把牠和盤托出過後才相信，不要睡，聽我說吧！」

小吳越來越興奮，由於這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我的瞌睡虫也停止工作了，我坐在床上把被蓋着，半身，聽他講他的故事，下面就是他講的：

「她是浙江定海人，曾經受過中等學校的教育，是一個樸實的純潔女孩。現在我暫時不忙說她是如何的美麗；雖然，事實上，她是個美麗的。當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她的家鄉首當其衝，被淪陷在敵人的手裏。計算起來，已經是一年多多了。因爲不甘願在那鐵蹄下度着非人類的的生活，一家人從虎口裏逃了出來，飄流在湖南的一角——且城。財產是早被敵人毀滅了，家裏現在的生活是那樣的——天緊迫着一天，幾乎達到不能維繫的地步。她時常都在憂鬱着家庭的重擔不能分擔，個人的抱負更無從發展。光陰似箭，環境逼人，一切雖然都在催促她向前奮鬥；可是，以一個根本就談不上經濟獨立的柔弱的女子，又有甚麼辦法可想呢？」

「一半日的父親，是過去畢業於交通大學，也曾經在海關和銀行裏工作多年，但

是因了戰爭的爆發，各機關都大事裁員，早已賦閒在家，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找着另外的出路；同樣的也是整天在憂愁當小過活着。

「天地間不幸的事情，往往落在不幸的人身上；她的父親因爲往年在外工作收入相當的豐富，所以聚下了一位後母；後母的對待女兒，照例不是能像親生母親那樣的慈愛，其至於把她當作奴婢般使用，稍一不滿，鞭撻立至，種種痛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試想一個柔弱無能的女孩子，如何經得起那樣的壓迫和摧殘！可是，家庭環境雖然惡劣，終於無法擺脫，只有含辛飲淚等待着自由解放的機會到來。」

「是去年的春天，那時候，我在軍隊裏工作，我們的部隊從前方換下來，到且城整理訓練。因爲駐營地太小不敷分配，有一部份官長（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就在外面另租房屋居住，我所租的房屋就正是他家的後進，同一大門出入。朝出晚歸，少於與鄰居接談，雖然是日只可以與她家人見面。但是從未談過一次話，不免仍是隔膜着。」

「日子漸漸的久一點了，我開始間接的知道她的種種痛苦。她具有不落伍的思想，具有男子般奮鬥的精神，并具有冒險和犧牲的勇氣，她是在期待着她理想中的機會來到，在還未脫離惡劣的環境之前，她是需要的是苦忍耐着。也許是天無絕人之路吧，終於給她在報紙上看見了一個機

會：某某訓練機關招考淪陷區域內的男女青年，訓練一個短時期之後，分發到各戰區去工作。不知道是因爲她覺得我是在中央部隊裏活動能力一定很強呢？還是由於我是她的鄰居她以爲來找我總比再去找旁的容易一點？總之，爲了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她毅然不顧一切的非論，託了另外一個鄰居來向我說，要我幫他一點忙，成全她這個志願。我雖然已知道了她是一個被壓迫的孩子，有無限的苦痛，也很同情她，但爲了種種顧慮，尤其是人言可畏四個字，不敢冒昧答應她。然而她的意志是那樣的堅決，期望又是那樣的殷切，如果真的拒絕了她，不啻是斷絕了她的「一線生機」；經再思三思，好像受着良心的驅使，終於答應了她的請求，可是時間已經太緊迫，只有一天的功夫就截止報名了，能否成功實在沒有把握，只有盡人力以聽天命而已。在一個拂曉的清晨，我吹着她搭乘特別快車，趕到了招考的地方——長沙。」

「到了長沙之後，立刻就趕到報名處去探詢，但是報名的時間，昨天就已經截止了。這偶然的打發我們看來是不在乎，而她却有點經不住。好在，由於我親自去會那個招考委員會的主任，結果得到了通融，一點鐘之內趕照好照片，終於趕上了下午就開始的考試。再經託友多方設法，幾天之後，她就成了那個訓練團的一個團員了。」



# 租屋

北平東城某衙衛中，有一座大院子出租，房東是一個非常刻薄的婦孺陳太太。這天租貼剛貼出不久，便有一個大個子好像是東北人樣兒的人來看房子，看過會着陳太太問道：

「房東太太，房租一季多少錢？全院的。」他說着，口不大純熟北京話。

「六十元錢一季，一個子兒不少，傢俱都在內，先付錢後進房。」陳太太看見這個房客派頭來得很大，想敲他一下大竹槓。

「好，明天我來看，再說。」

「先生，你老貴姓啊？」

「姓金，我。」北京話總覺得有點生硬。

陳太太心裏想，他價都不還，這下算我敲到了，她非常快活。但她是一個女人，她雖活了四五十歲，她却不曉得現在的人，真的同她嘴裏一天不斷的罵別人那樣「變壞了」。她，真有一點現代社會的經驗，冒昧地只想錢，便一手把他自己唯一靠着吃飯的產業輕輕易易地斷送了。

第二天上午金先生又同了一個不高不矮穿着不整齊的西裝的人來看房子，嘴裏說的話，開或陳太太也聽不懂，她並不注意這些，她的腦中老是在思索，這個房子她總覺得看不上，不會說不要吧。房子看過了，金先生馬上便付了一季

房租，說明明天搬來，要陳太太把鎖大門的鑰匙交給他，她可以不再來，到了下季應的走了。再來收房租好了，陳太太滿口答應的走了。

由于這一度交易的作成後，陳太太再也不想不永遠不能跨進她自己院子了。

房子的主權，更是不容說，好像這院子便算出賣了，不過忘記寫賣約，同時這院子像都有點，又有不同的機器和奇怪的用具，像地地搬進去，單是這批人就有點惹人奇怪，他們穿的，也不是純粹的西裝，說的話也聽不懂，但是中國人多半是抱的一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宗旨，明曉得陳太太惹下禍，房子租給高麗人開白麵公司了，可是高麗人背後是日本人，高麗人又那樣凶惡，在北平住久了的人，都知道這些，那個還敢來找事做，或者說破這點，叫陳太太退租嗎？假如說破了，高麗人來和他算帳，他又怎麼吃得消呢？說不一定條命還要送在管閒事一三個字上咧。

一件事發生容易，它的結果一定也快，時間一下便滿三月還差兩天了，陳太太特地由西城跑來收房租，可是走過大門正想跨入二門的時候，忽然由旁邊闖出兩人去，他們都穿的短裝，兇神般阻止陳太太進去，問她有甚麼事情。

「我是這裏的房東，我來找金先生收房錢的。」

陳太太反小心地講給他聽，邊說邊朝裏走，以為總可進去，那曉得這兩人依然攔着她，這下陳太太可急了，她在北平住

了這幾年，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氣，連自己的房子也不准進去，真豈有此理，不由得她不開口罵他們了。

「混蛋東西！話也說完了，我是房東，我來收房錢的，怎麼不准我進去，我找你們金先生再算帳。」一邊說她拚命地撞過去，竟自朝二門奔跑，這門看門的也追進來抓她。正當她跑進二門時，突然一個高個子的，紫黑色臉膛，穿着知絨衣的人跑出來，手裏拿着槍，把槍對準陳太太，叫她不准動，並且叫她馬上滾出去，否則要槍斃她！

「我是來找金先生收房錢的，我是這裏的房東，今天來收房錢……」陳太太頓聲地說明理由。

「金先生，他老早就回瀋陽去了，這房子是一個姓王的賣給我們的，已經有兩個多月了，我們不認識你，趕緊給我滾出吧！不要來尋死，走！」

# 逸雲

陳太太聽了這話，她的魂魄早已不知飛向那裏去了，眼淚也不禁隨着流下來，她的胸膛，同時對面那人的槍口直對準着她，一支臂膀，硬把她挾出大門，直把她丟入街心，跌倒地下許久，她才悠悠地醒轉，爬起來，頭髮也抓散了，頭也撞傷了，獨自朝著關着的太門哭鬧不止，可是她罵由她罵，誰來管她呢？北平市的警察，明曉得這是一幕如此劇情，但

是在一特殊的情勢之下，他認爲是私自小心，誰請她把房子租給高麗人住呢？沒有法子來幫助她，也只有由他去。

（完）

# 夜送兵車

宋寒衣

古老的邊城起了騷動，  
千萬雙手搖送着兵車，  
千萬張口嘴在夜空中發出狂嘯，  
送你——送你健兒們齊赴沙場！

廣漠的野原中已響起了軍號，  
敵亡軍恨就在今朝；  
千萬隻眼向你們目語：  
送你——送你健兒們去捍衛祖國！

把槍托緊緊在肩頭，  
把子彈束緊在身體，  
拿那爆裂的炸彈，  
去炸碎敵人的頭腦。  
去吧，  
我們在前線上再相會。

請勿保留一點兒的慈悲，  
要拿那大刀在手咆哮，  
盡量讓子彈在槍口躍動，  
務注意的  
忘下下對準敵人。

血的債只有血來還，  
用敵人點着的火苗，  
去燒燬這亞細亞萬里江山！  
盡千年文物的中華，  
讓牠變成焦土！

# 新秋夜雨

周佛氏

黃梁未熟夢難醒，  
新秋風景倍傷情。  
夜雨試聽能無感，  
每逢此時病愁生。

大樹至今空倚日，  
名花自古號傾城，  
可憐薄醉醒來後，  
半欲天明半未明。

新秋。天氣。一陣秋雨以後，從大街上回來，打着傘，踏着青苔，走進了一條陋巷，一輛牛奶車擦身傍滾了過去，輾出一股輾轉的沉重的響聲。

撒着古銅色的門環，打開了房門，迅急地跨進了我的臥室。捻燃了黛綠的沙燈，抽着一根淡味的煙，我開始有着新秋的悵。

是的，我開始有着了新秋的悵，於是，我煩燥了起來，打開了窗子，朝着窗洞吞了口初秋的黄昏，含有濕意的空氣。

雨是下得慢一點了，可是，起了風，雨點驚慌不安地往窗內撲來，好像這麼一下，風就追不著他了。雖然，雨點很稀，聲音倒很大的。

屋裏只有我一個人，覺得十分疲倦，醉後很想睡，可是翻來覆去總睡不着，胸中思潮忽勃發，如懸崖飛瀑，追憶着過去，幻想將來，好像有許多苦楚似地。窗子是向北的，在平常，就很暗，整

天沒有一點陽光，屋角處不時向外散出潮濕的氣味，空氣沉重得不能向外流動似的，我不敢在這裏多留一會兒；或天東跑西跑的，我希望能夠多受一點兒陽光底照耀，比方，到附近的公園去，坐在草地上，看一看書，該是多麼適宜呢。對我這樣衰弱的身體。然而，那些書籍又教育了我們，使我們這樣的人，不能夠有一會兒的休息。為了未來的永遠照耀我的陽光。

這幾天，我實在支持不下來了，兩條腿走不多遠的，就給誰拖了似的，走不動了。加上生活給我的磨難，他們勸我休息一下，在幾天的空閒裏，寫一點文章，弄點錢，維持下個月的生活。我沒有作好。我不願寫無聊的，有意義的却不能發表。這幾天，我就盡所有的時間，讀平常沒時間看的書。

可是，報紙上的消息擾亂了我，使我不能安心。

今天夜裏落雨，我這屋裏，暗得要命，好像世界上就沒有了光，潮濕的氣味很濃厚地擁擠在我底四周，想把我壓死似的。

這會兒雨又瘋狂地呼嘯起來了，跟風攪在一起，凶暴地往大地沖擊。在新秋，輕易碰到這樣兒的雨，好像要把世界毀滅，不，要把一切醜惡的東西洗刷乾淨，連

爲了民族吐口氣，  
爲了爭取世界的和平。

莫用怕敵人的砲火凶，  
有我們的熱血正在胸膛滾，  
掄起我們的利器，  
把敵人殲滅！  
把失地收復！

夜空中狂嘯着一陣狂音，  
千萬隻手搖向着車窗，  
千萬對眼目送車箱蠕動，  
去吧，莫回頭，  
把戰旗插在東海島，  
待着你們凱旋歸來。

## 吉爾吉茲

覃子豪

伊斯塞克澄碧的湖  
映着四季長青的山麓  
櫻樹木的濃蔭和英園的花朵  
映入靜靜的水底  
吉爾吉茲人，斯拉夫人，烏世別克人  
他們都生活在雜花的草原上  
白雲環繞着吉爾吉茲四圍的高山  
下邊有無數的吉爾吉茲的少女在牧着  
綿羊  
白雲和原野是自然的天幕  
四圍的青山還美麗的屏障  
在達拉寒河和米河的流域  
他們像非洲人一樣在牧着馬羣

我心裏的苦悶也沖走。

周圍被壯烈的交響佔有了，我聽不到另外的聲音，我底注意力整個被暴風雨抓住了。

就在這時候，門外起了我朋友的足步聲。

在這寥寂的夜裏，有一個朋友的來臨，我心中非常的高興，並有着一有朋自遠方來的神祕的快感。

「謝先生！」

這聲音，好像不是我朋友的声音，開了門，叫我的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影子，他的聲音是提高了的，彷彿跑了一段長路，嗓子裏給東西擋住似的，有些沙啞，又有些戰抖。聽起來，雖不是我朋友的声音，但很熟悉，却又不記得這是誰底聲音。

我扳一下電燈的開關。

是卿？

她穿着那身穿久了的深藍色的夾袍，雨淋得變成黑色了。臉上的水珠發亮地向下墜，頭髮死貼在一起，那一對閃着火一樣熱的光芒的眼睛注視著我，帶到我驚愕地望她的時候，微笑了！

「雨這麼大，你……」

「很奇怪嗎？」

她說着，一邊解她底衣服。我從箱子裏取出我底一身破棉袍來遞給她，她擺擺手，向我床下踰好，拉過棉被來蓋上。我把椅子拖正，向着她。

她側着身子，兩隻手放在被子上，面部露在外面，頭髮潮濕地被散在枕頭上，很疲倦了的樣子，她瞧一瞧我的臉子，微笑着說：

「你又在追想着北國的風情了嗎？」

我笑了一笑，埋下了頭。

可是隨即我又昂起了頭滔滔的說：

「是的，這裏沒有一點像北國的象徵，你知道在這新秋的雨晚，如在北國的古城裏該是如何的够味啊！」

「是的，這寥寂的日子在北國是不會感着寂寞的；在這樣新秋天氣的傍晚，那城外的駱駝，那郊外草原上的白色的羊羣以及響在秋風裏的羊鈴，這風光該給予你以極大的喜愛的！」

這時，她好像十分疲倦的樣子，想安睡又不能入夢，她這樣的躺在床上休息着。

我很驚奇她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兒，而且，在狂風暴雨裏，穿着單薄的衣服跑出來。



吉爾吉茲的婦女像山花一樣沉醉在風裏

山谷的流水和出弦樣的聲音  
少年們在山谷的森林裏去獵野鷄  
女兒們在河邊去採集奇異的花朵  
在勇敢進取的生活裏

最充滿着平安，快樂，自由和幸福  
可是，吉爾吉茲的五公叛國的敗種  
把幸福，自由，都交給了俄皇  
俄羅斯是一個龐大的帝國

亞歷山大是一個專制的魔王  
從此，吉爾吉茲的人民成爲鞭笞下的  
奴隸

但是，不見吉爾吉茲一次流血的戰爭  
他們忍着淚，眼中冒着憤怒的火  
心中懷着被壓迫的沸騰的熱情  
一九一六年暴風雨來臨的時候  
俄皇把我們派到歐洲的戰場

這是帝國主義的戰爭  
威廉第二要作征服世界的君王  
但是，這次的戰爭

便是吉爾吉茲人在尋求光明的路徑  
他們勇敢地燃燒爭取自由的火綫  
野原上響徹着爭取自由的砲聲  
亞歷山大拚死用武力壓迫

殘殺了吉爾吉茲成千成萬的青年  
小孩餓死，柔弱的婦女逃到中國的邊  
境

被俄軍殺戮的屍體佈滿了野原  
吉爾吉茲，愛自由的國民

我認識她是在一個學校裏，在第一次

上課的時候，我就發覺到她是具有才能的人，她底豐饒的天才，還是一塊剛剛開鑿的處女地。她學習的成績使人吃驚，我簡直不相信她沒有求學過，或者過去不會會說北方話，她在很短的期間裏，已經可以寫流利優良的文章，講很正確的北方話了。

可是，這是許久以前的事，從她在學校裏畢業以後，我沒有再見過她。只聽別人說，她已經到別處，並在某機關工作了，而且有着很好的成績。還聽人說，她想找我談一次話，來解決他底幾個疑問。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見面。今天她突然的來臨，我怎麼不驚奇呢？

我望着她，她眼睛注視着天花板，靜靜地沒有一點兒聲音，好像在回憶着一段故事或者愛的夢境。

「我忘記問你，你從那裏來？」

「我正要告訴你。」她停了一會兒。「你沒有從報紙上得到消息嗎——外面很緊張呀！」

她的臉上激動地浮着一層光，她的聲音好像用力壓着，發出的却仍舊很大，風雨底叫號從外面擁進來，想把它掩沒似的。

「你關上窗子好嗎，風太大了……」

「好的，你說下去，」

我回身關上窗子，屋裏就顯得寂寞下來，只能聽到叫囂似的風雨聲。

我望着她興奮的樣子，沉默着。

「你怎麼想到我們這裏呢？」

「沒有地方去，記起你來了。」

「因爲你是我們的先生呀！我們時常談到你，有什麼事情更時常往你身上想，我們總希望得到你底意見。這些時，你不去了，我們更容易想起你，——可是，你底身體好些嗎？」

她底音調平穩而且清楚，兩隻天真的眼睛笑着。當我向她點點頭，她才放心地沉默住了。

我望着窗外，燈光射出去，把雨絲分得清清楚楚，好像千萬條棉繩，隨風剪碎了，墜到地面上，消逝了。

不久要到冬天了，我還沒有棉衣，沒有過冬的一切準備。然而，她的那種熱情，我的煩悶都經不起這熱流的溶化，我的健康也好像復原了。明天，我將恢復我的一切。

二八，九，一六，於憶紅齋

現在，忍痛，面臨着死境  
爲了爭奪自由的旗幟

顯示了吉爾吉茲偉大的精神  
吉爾吉茲在傷亡中昏迷

正是十月革命的呼聲震遍了俄羅斯的  
全境

於是吉爾吉茲偉大的國土

重新在日光之中蘇醒

舊的吉爾吉茲在舊的俄羅斯蹄下死亡

新的吉爾吉茲在新的露西亞懷中生長

現在吉爾吉茲已經離開保姆的懷抱

健康地踏上和平幸福的路向

新生的吉爾吉茲在陽光中微笑

與擊隊員在開墾荒涼的野原

農婦們在地上使用着新成的農具

黃昏時的歌聲響到遙遠的地平線

米穀，葡萄酒，棉花，

在伏龍斯和伊斯克庫里湖區域有豐富

的產量

遊牧的民族漸漸有了文化

新的吉爾吉茲在新的文化中培養

吉爾吉茲，露西亞的兄弟，古中國的

兒子

是在狂文化最高的途上邁進

吉爾吉茲土地是響徹着偉大的名

字

那便是十月革命的巨人

# 我怎樣工作

戰地通訊

馬成鵬

雙江兄：

現在我們由安徽開到江西來了，月來

都在運動，所以沒有給你寫信；這時候，

你大概正需要我寫點什麼給你吧！

在前線，本來可寫的東西很多，無奈

我的事情的確太忙，抽不出時間來寫，再

則我這一支不中用的筆，寫出來的東西，

老是那樣不藝術，所以也不大敢寫，不過

你的命令又不能不服從，不寫似乎不可能

！現在我把我最近在前線工作的情形報告

你一些。

談到工作，首先就要調協人事，這幾

乎成了一個不能變更的要訣；所以本師改

組後，我就向政治部主任要了幾個合手的

連指導員，同時我感覺到要旁人欽佩你，

就必須做到幾點：第一自身的品德能作同

志的表率。第二要使同志有工作做；因爲

一般青年，除了很少數的純紳子弟外，都

是不怕做事，相反的，却正是怕沒有事做

。若果整天都有事情作，反轉可以減少許

多人事上的糾紛，我現在這樣相信；工作

緊張，可以調協人事，人事調協，就可以

增加工作的效率。第三要能替工作同志解

決痛苦。第四是絕對不可剝削工作同志應

得勞動。我自從轉趨到這新的環境之

後，始終循着這幾個原則去努力，所以，

時間雖然還不久，而所有上上下下的同事

，却已經認爲我不是「飯桶」之類的東西了。

我現在是住在距離縣城三里多路的一

個名叫李村的鄉村裏面，每天的工作，除

了對部隊舉行精神講話，政治演講，識字

教育，個別談話和小組討論等事而外，還

要推動民運工作，上下李村一共三百多家

人，從雙十節開始，我們將全村壯丁召集

起來，大約有兩百人。每天早上五點鐘集

合，訓練一個鐘頭——兩點鐘的軍事訓練

，一點鐘的政治訓練；我把最精幹的一個

連指導員，李去負主要訓練的責任，其餘

的也要到操場去分頭負責。

村子裏有中心小學一所，男女學生一

百多人，我們也把他和他們實施精神教育

；本來我準備的教育原則是三位一體的（

政治、軍事、普通學科），惜乎有好之地

方，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這一切都待辦

理的敵人火線下，還有什麼辦法呢！

最近一個月以內，最使我頭痛的是病

人太多，在我的九個連指導員當中，幾乎

隨時都有三分之二是病的。因此又使我感

覺到我們政工人員的體格，一般比部隊

軍官要差點，希望能慢慢的進步。

我要開會去了，再談！

弟 成鵬於東戰場

# 夏的月夜

荷 芸

天空泛出月輪，  
深藍色的暮靄——澄澈而幽靜；  
是大海沒有波紋！  
星星偷送神祕的愛眼，  
微風像情人似的清溫。

夏的月夜；

有菱荷的芳香，  
有百合花的素靜，  
有哀怨的離情，  
有杜鵑啜泣在春天的心。  
更有那神奇的顫慄，  
點點古城頭的殘痕……

# 憶舊遊

胡遠志

連年學旅燕，  
早絕歸程，  
更倍凄清，  
恨造物忌才，  
人寧避逆境，  
催作浪奔。  
記當年舊夢，  
何時得重溫！  
只極目煙蕪，  
寒蟬夜月，  
誰慰漂零？

# 影界中幾個不同的女性

珂 珂

一座高大的樓屋中，數間房子裏住了很多的女人，她們每天除掉吃飯之外，有的忙於看書報，雜誌，寫文章，和辦壁報等，有的則忙於出外赴宴會，打牌，和一些別的消遣方法，這些出外面去的女人，每逢歸來時，開着不是睡覺，就是討論着誰的鼻子低了，誰的眼睛小了，某人太胖了，某人太笨了，也太瘦了，他的嘴大了，我的這雙鞋子好嗎？這件衣服合式嗎？——這是談美的一派，也是所謂真正的藝人吧！她們在彼此見面時，是談親愛的發出了「My dear, O.K. Kiss me!」於是

隨着熱烈的擁抱着……可是只要偶一閃，就突然的生疏到互相漫罵，下面是她們的一段談話：

「有人說我批瀾汚，我覺得這是我的光榮，我的本領；我只覺得我不够本領。一個大眼睛，高身材，不難看，也不太漂亮的女人自傲的說。

「哼！批評，人家愛說就隨他說去好啦，批瀾汚也要有那樣的臉子，否則，人家還不要；有些人想還想不着啦！」隨着一個小眼睛，小嘴，白臉皮的女人附和着說。

「可不是，就是批瀾汚人家愛愛哩，臉子長的好，那怎樣辦？」另一個中身材，腰挺細的女人說。

「哈囉！你知道嗎？××的姨太太，

現在在香港每天住在洋樓上，坐汽車，吃大餐，上跳舞廳，真舒服，我覺得做姨太太也沒有關係，不過要值錢，要徹底，要有錢，否則，太不上算」。這是一個方臉，配上了複合式的鼻子，眼睛和嘴巴的女子說。

「是的，姨太太不是女人？管他那些，反正是享受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矮而且胖的婦人說。

另一羣人在閱讀書報之際，或茶餘飯後，有時也練着歌唱——除了每天規定練習時間外。她們在彼此見面時，只是點點頭，或握握手，永遠不太親熱，也不太冷淡——這是一僑藝術派；因為她們不知道虛偽，更不明瞭什麼是美。她們是這樣來露出她們的態度：

「爲了暴露敵人的真象，我們製出了很多新的抗戰影片，到鄉村去放映；爲喚醒民衆，我們負起自己的使命，站在民族復興的崗位上，作抗戰建國的工。過去影界的生活是頹廢的，怠惰的，浮華的，如今我們是走上了新生之途，當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奢侈沉墮，來耗費國家的財力，減少經濟禦侮的力量。爲着抵抗敵人，



## 伊蘭布倫 (三) 斯因

### 八

於是，喀爾格巴圖大聲底喚：

「弟兄們，戰爭臨近我們了！

是啊，戰爭，

那神聖的戰爭！

爲了我們的土地，爲了自由，

我們須要戰爭！

我們須要戰爭！

而且，要爭取

我們的獨立和生存！」

× × × ×

隨着是一陣洪亮的響應：

「戰爭，

戰爭……

我們須要戰爭！」

× × × ×

「這許是我們的幸運」

喀爾格巴圖繼續大喚着：

「弟兄們，深深地感謝啊！

這重大的賜予，

我們光榮的日子到臨了！

奴隸們從此都站起來了！

從此歸還了他們自由的靈魂。

他們將以罪惡的鐵枷，

一斷斷地粉碎，

一斷斷地給予敵人痛懲！

幸福的日子要從難苦中解放出來了！

從艱苦的鬪爭中，

他們求得正義和真理；

他們從此要在自己的國土上，

自由的呼吸；

從此無羈無絆的，

做一個自由人，

要闊步於世界。

「弟兄們啊！

勇敢是我們的本分，

血與肉是我們的武力；

我們要以古英雄的本色，

爭取我們底勝利！

「勇敢啊，弟兄們！

用我們所有的血汗啊！

灌注在這祖國的原野之中，

澆澆着自由的播種。

我們要寫出一段悲壯的故事，

造成四百個歷史的英雄，

四百個——我親愛的弟兄！

「爲了祖國，我們可以犧牲一切，

正因爲——

許多人在爲我們禱告，

許多人在期待我們勝利的消息，

許多人將因我們而歌唱，

鼓舞，慶祝和歡呼！

我們要在這黎明的前刻，

燃起狂熱的火炬！

我們要高舉着抗戰的旗幟，

誓與敵人搏鬥吧！

爭取——

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自由，

× × × ×

又是一陣廣大的吶喚：

「祖國——

自由……

勝利……勇敢……

戰爭……」

### 九

那驚震，好像暴風雨前刻發作的晴雷

，

那從四百個喉嚨裏發出來的不斷的吼聲，

一聲聲的震動，

一聲聲的響應；

牠喚醒了河海與山靈，

牠喚醒了中華偉大的國魂！

無數的心在狂烈的燃燒，

無數的血在洶熱的奔騰，

無數的肉體，無數的頭顱，

將做成無數的爆炸彈

向敵人火拚！

拚——

爲着平等，自由，生命……

(未完)

# 書簡一束

XX兄：

西部藝云已寄來，但未到手中，在書局曾經見到，編輯尚佳，而印刷欠精美，想係限於環境故也。要詩，近來心煩意亂，頗難執筆，抄舊詩一首寄上，如合用可改正發表。弟四五日後即去浙江，今後當常為西部藝寫通訊，並盼常寄西文來。

子豪 十月十日

XX兄：

囑為西部文藝寫稿，稍緩當即應命。以後請寄二份，一份存閱部圖書室以供閱覽，一冊存留也。

義林 十月廿一日

XX先生：

我和浪痕都是成都的青年文藝工作者，對於西部，我們是非常的愛護。希望她——西部——能够飛躍地發展，使每個青年的腦子裏，都有西部的思想存在，這不是胡吹，是事實所表現的。茲寄上詩稿二篇，希刪正後發表，我願忠實的繼續為西部寫稿，并祝她發揚光大！

鐵軍 十月廿三日

# 編後話

本刊和讀者諸君見面，到現在雖然只是第三回，而前方與後方的文藝作家們和讀者們對本刊的愛護確實給予我們不少的興奮；譬如說：本期有好幾篇稿子都是遠自前線寄來的；「夜送兵車」的作者宋寒衣君是在南戰場的曲江，「吉爾吉茲」的作者覃子豪君是在更遼遠的東戰場的錢塘江畔，還有「我怎樣工作」的作者馬成鵬君也是在東戰場的皖南最前綫，他們能够任砲火中安靜地給本刊寫稿，而且還時常繼續他們這工作，我們除掉對他們萬分感佩以外，祇有祝禱他們，願他們以後會更安靜更快樂的在戰鬥中生活着。並且，「夜送兵車」和「吉爾吉茲」的作者都是現代為悲痛和激昂的青年而呼籲的歌者，如果我們讀了「自由的旗」——是「吉爾吉茲」的作者覃子豪君最近出版的詩集——我們確會感到無限的激勵和興奮。

「中尉夫人」是斯因君繼「梨園」而為作的，因為他是自從戰爭開始便在前線工作，到最近才從前綫到後方來，他對於前綫和後方所體驗到的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上充分的表露了出來，我們祇要細讀他的作品，便知道他是一個具有鬥士一樣的熱情和勇敢；「伊蘭布倫」便能表現他的堅強而情感的。

「入伍前後」是逸樵君「從軍預記之一」的寫作，他原是從敵人的國度裏返到祖國的懷抱來的，現在他也同樣拿起了槍桿而為祖國鬥爭了。這篇就是他底經歷中的一段片斷的追憶，至於「從軍預記之二」……之三」……我們當每期設法予以披露，以饜讀者。

「殘痕」和「租屋」的作者們，據編者所知道的以前他們都是一個「小兵」，而現在，他們回到後方來，便不知道他們怎樣活着了，不過這兩篇稿子是他們最近寄來的，雖不是他們「小兵」時代的真實體驗，但也很可以一讀。

「深秋夜雨」的作者佛民君想必是沒有離過後方過的人，但他的文筆却很流利。我們來稿本來就不限定那一個區域，祇要認為是在這戰時所發現到的事跡，都把她們集結起來。

至於各種環境中所得到的各種不同的體驗，自然使我們更樂意集結起來的。因此，我們覺得「影」中幾個不同的女性——這一篇速寫是有介紹的必要，作者珂珂女士便是親身在影中活躍過的，這篇速寫當然是真實的了，而且，也許就是作者本身底速寫，雖然她所寫的祇是那麼零碎的片斷，却很清楚的反映出整個影中一幕生活动底別記。最後，我們還要感謝王朝聞和SY兩君在百忙中為我們刊畫。